



知识改变命运 学习成就未来

仙 女 庙

B
03

2018 年 8 月 9 日
星期四

责任编辑:栾碧军 版式设计:赵永峰 投稿邮箱:jsjdnews@163.com



小区围墙外，齐整整的两片小麦田里，籽粒饱满的穗子精神抖擞，芒刺劲张，随风轻轻摇晃，一派丰收在望的景象。快收割了吧？经过这里时，我这么问自己，但是看不到任何动手的迹象。过了几天，发现这里变了模样：田里的麦子全没了，只留下短短的麦茬和满地碎秸秆。一台拖拉机停在田头，看样子准备开犁翻土了。

大约五十亩田的麦子，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收割了。仗着农机的威力，现在的夏收竟是如此迅速、轻松、简单。感叹之余，不禁回想起早年的情况。

夏收的重头戏是收麦子，因此，我们家习惯于把夏收说过麦场。这第一次的收获季是农家的盛事，欢欣，喜庆，热烈，但非常辛苦。

当大麦元麦渐渐转黄、小麦还在灌浆时，过麦场的各项准备工作就开始了。第一件大事是做场。家家门前的晒场，经过一年的雨水冲刷、人畜践踏、车轮碾压、地虫孔蚀，早已坑坑洼洼、洞洞眼眼，必须彻底翻造。

趁着雨后土质较软，爷爷把晒场翻耕、耙细、耨匀、磨平，再撒一薄层麦颖子，浇一遍透水，最后用光碌碌压实，一片中央微微隆起，散发



着泥土芳香的新场就做好了。

收完菜籽、蚕豆、豌豆、大麦、元麦、小麦便陆续登场。麦收有三大难：拔、运、攒。沙土地的麦子不用镰刀割，而是双手拔。天蒙蒙亮，拔麦人就下田了，一来因为麦穗受夜里的潮气浸润，不易掉粒，二来图个凉爽。

拔麦必须把握住麦秸的最下部分，因此，人先得蹲下，左一把，右一把，拔起麦秸，然后两把集中起来，再站起身子，手脚配合，把麦秸根甩打在迎来的鞋底鞋帮上，以敲落根上的泥土。最后返转身，把麦秸平铺在光地上。如此蹲下，站起，踢打，转身，弯腰，一再重复，何其之慢啊。我第一次随家人一起下田，还没拔几把，已经腰背酸痛，腿肚发胀。

晾晒过半日的麦秸，捆成把子后运往晒场也不容易。对付家前屋后的麦田，肩挑手提倒还可以。对于远田，莫说两三里，即便几百米的距离，路上来去得消耗多少时间。这“拿把子”的事。就要用到小车子了。

这木制的独轮车貌不惊人，却是农家必不可少的运输工具。更有人用它干出了奇迹：把四根两端开有榫头的长木棒连接成四边形车架子，绑紧在车杠上，再网以绳索，以加大了承载面。再在车棚上固定两根结实的木棒向前，作为引车人的把手。这样一改造，就可以大大增加装载量。车上的麦把子一层压一层，堆积得高高大大，四四方方，简直像个城堡，三四分

过麦场

田的麦把子都上去了。能盲目推这种摸车的自是高手，在前面引车的也是能将。推车人只能低头目视脚下的路况，全凭两臂的有力掌控与双腿的灵活步法，来保持车子的平稳。至于上坡下坎、左转右拐、过桥穿坝，以及路面上随时出现的种种情况，全由引车人及时提醒。

攒麦，就是脱粒。攒麦的场面较大，几张专用设备稻床子并排放在晒场北端，麦把子早已一排排铺满晒场。正午前后，太阳最辣的时候，麦穗被晒脆了，是攒麦的最佳时机。这时晒场上特别热闹，送把子的人把一捧捧麦秸放到稻床子上，攒麦的人迅速用两端扣着撬子的短绳捆起麦秸，并将撬子插入其中加以固定，然后一手抓起撬子，一手从对面摞紧麦秸捆，双臂高高斜甩过头顶，用力把穗头摔打到稻床子上。他们左右开弓，像舞龙一样，麦秸捆在头顶两旁忽上忽下，草叶飘荡，麦粒四溅。攒完一捆，再换一捆。如果送把子的动作迟缓，赶不上趟，攒的人就会用撬子刮响稻床子上的竹竿（寓意为刮鼻子），引起全场哄笑。

攒麦极费体力，又值烈日当空，体液消耗很快。我们早在场边的大皂角树下准备好一条条板凳、一盆盆井水、一碗碗大麦茶，还有点心。

逢到麦场，一家人总忙不过来，因此，邻里和亲戚常来帮忙，彼此打伴工，今天我帮你，明天我帮你，亲亲热热，融融洽洽。

麦子攒完，扬场，晒麦，

堆好草堆，麦场才算结束。

劳累和辛苦换来了收获，一切都很值得。倘若阴雨连绵，遇上了烂麦场，成熟的麦子或倒伏在水汪汪的田间，或霉烂于湿漉漉的场头，半年的希望顿成泡影，这种叫天天不应、叫地地不灵的悲惨遭遇也不少见。

油田小区后面的大片麦子刚收割完毕，傍晚时分，我在火车站前的新都北路旁，见到一台洋马收割机和堆在路口的新粮。樊套这一带所剩无几的农田，多集中承包或外地人租种，这趟田的新主人来自徐州，和家乡来的亲戚正坐在路边草席上谈天，悠闲自得。他们客气地邀我坐下，攀谈中了解到，近几年农机装备发展迅速，一台洋马每天能收割 80 多亩，而且一机多能，集割、打、切、筛、储、运于一身。这百多亩田的小麦，三台机子，一两个小时就收割完毕。现在，各地又添置了烘干设备，遇到阴雨也不用担心。这几天天气好，麦粒干燥，无需烘晒。

我从麦堆里抓起一把，扬了两遍，吹去麦颖，捡了颗麦粒丢进嘴里，一咬果然酥脆。不时也有路人抄起麦子看看，询问卖的价钱。主人说不卖，是专为种子公司生产的，那口气，略带几分得意。是啊，运粮的卡车正候在旁边呢。

一样的麦场，两种过法，相差竟如此悬殊。不能不佩服技术的进步，机械的力量，这印证了一个道理：农业的出路，在于实现现代化。

舌尖上的江鲜

王玉锦



中国菜肴的主要特点，是色、香、味、形四式俱佳，淮扬菜系中的江鲜菜肴更是菜中精品。江都地处长江下游，美食资源更是丰富，江鲜菜肴秉承淮扬菜制作技法，加之其独特的烹调技术，独具风味，美味绝伦。究其独特之处，无外乎选料严谨、善于用火、追求原味。

首先是选料严谨，讲究时鲜。选用本地江鱼为主料，现捕现杀现烹饪，“本江鱼，起水鲜”，若不是本江或不是鲜活的，其鲜味就会逊色不少。还讲究时节，刀鱼虽说是鱼中极品，但最佳食用时节应在清明前，那时肉质细嫩，鱼刺细软，清明后刀鱼已产卵。同一种江鱼，由于部位不同，在选用上也各有不同。如鲥鱼肚肉可清炖，成菜汤清透明，肥嫩爽口，入口即化，而鲥鱼头、身部或红烧或白汁，又是一道好菜。

江鲜菜烹调方法有十余种，根据不同江鲜的特点，采用不同的烹调方法，使烹制出来的菜肴恰到好处地体现出原料的特色，最有特色的是烧与焖。厨师常用的一句话是：“大火烧开，小火焖透，猛火收汁”，如红烧甲鱼、红烧江鳗等；有的菜肴追求脆嫩，得经过几次不同的火功制成，如爆鳝片、热炆鲥鱼等，其用火功夫让人折服。

江鲜菜肴在口味上追求原汁原味，突出清、鲜两大特色。制作时尽量保持原料应有的品质、原色，力求一菜一味，以本味确立江鲜之味，以调味品之味丰富菜肴之味，以汤汁之味厚重寡淡之味。在传统的江鲜菜中，不少菜名都冠以清字，如清炖刀鱼、清炖江鳗、清汤虾丸、清汤蟹羹等。

另外，本地江鲜名菜中的河豚烧河蚌、刀鱼烩秧草等，一看菜名，就知道是普通人家的吃法。因其土，才有广泛的消费群体，也因其土，才赢得众多美食家的青睐，品尝到原汁原味的本地风味。

夏日听蛙鸣

卞阿根



夏日的一场雨后，人们在享受一丝丝清凉时，一群群青蛙也借着这雨后的凉爽，相聚在河塘边、田埂旁，尽情地放歌，哇哇地鸣叫，给乡村雨后的大自然增添了动人心弦的情调和活力。

青蛙鸣叫时，嘴里会吐出一个鼓起的小气囊，一收一放，将叫鸣声传出。青蛙的鸣叫，好似大合唱比赛，这里河边的蛙声刚停，那边秧田的蛙声即起，来回登台，很有规律，不失方寸。

这蛙鸣虽然循环着简单的音符，比不上城里舞台上的卡拉 OK，没有那么多不同曲调的旋律，但十分动听迷人。一阵阵蛙鸣声，带给人们的是无尽的快乐，描绘出生机勃勃的农村景象和诗一般的生活意境，气息浓浓。静静地聆听，让人心旷神怡，好似陶醉于美妙的音乐海洋中，心潮起伏，激情满腔，遐想万千。

夏日的雨后听蛙鸣，是乡村人特有的一种情趣的享受，居住在城里的人是感受不到的，因为这蛙鸣真实真诚，毫无做作掺假，好似洁玉无瑕。城里人要想听蛙鸣，不妨在夏日里到农村住住，体验体验，一饱雨后蛙鸣的耳福。听蛙鸣时，情绪要悠闲自在，再泡上一杯浓郁的香茗，在惬意中细细倾听，一定会品味出蛙鸣声中蕴藏的玄机，使你心情愉悦，感想升华，脑海里会自然而然呈现出一幅如诗如歌、如锦似绣的乡村画图，犹如美酒加咖啡，为之而赞叹不已。

夏日的雨后听蛙鸣，乐在其中也。



花鱼塘的传说

黄汝安

家来。

这花鱼塘是个人间天堂，全靠里面住着一位美丽的鲤鱼精姑娘，她美貌绝伦，心地善良，除了年年护佑花鱼塘风调雨顺五谷丰登，周边人家有个头疼脑热的，她还会化身村姑出手施救，往往是手到病除，十里八乡百姓无不顶礼膜拜。

但是，自从这小白龙来了后，整天无所事事，到处游荡闲逛，三天两头兴风作浪，来时云去时雨，糟践了不少庄稼，连渔民都无法下塘捕鱼摸虾。特别是与住在花鱼塘北边的河蚌精认识后，整日里你追我逐，嬉笑打闹，把个花鱼塘闹了个底朝天。

这一切，都被鲤鱼姑娘看在眼里，决心要为百姓除去一害。只见她粉面含威，杏眼圆瞪，银牙紧咬，身披金甲，手持一双宝剑，脚踏两朵祥云，怒气冲冲直奔花鱼塘东北方向而去。

没想到花鱼塘里竟然住着这么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，小白龙顿时懊恼起来，后悔中了河蚌精的美人计，心想要是能娶上这么一位姑娘，就是死了也就值啦。这可把一旁的河蚌精气坏了，它

狠狠地咬了小白龙一口，小白龙这才回过神来，看见鲤鱼姑娘手持双剑怒冲冲而来，知道来者不善，连忙操起银枪迎了上去。

只见鲤鱼姑娘和小白龙、河蚌精一会跃出水面，一会潜入水底，一会又升至半空，杀得天昏地暗，吓得鱼虾潜底、水鸟噤声。小白龙正当青年，加上河蚌精在一旁助纣为虐，渐渐地，鲤鱼姑娘体力不支，眼看就要被小白龙掳回洞府，心想绝不能让自己的身体受糟蹋，于是心一横，准备拔剑自刎。

就在这节骨眼上，突然刮起一阵旋风，鲤鱼姑娘顿时升到了半空。原来，吕洞宾化身叫花子形象正巧驾祥云路过花鱼塘，眼看鲤鱼姑娘就要受辱，他拂尘一挥将她救上了半空。小白龙一看仙人到此并救走了鲤鱼姑娘，心知自己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顿时向北仓皇逃窜，想蹿入盐邵河向西往金陵方向逃跑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只见吕洞宾宝剑一挥，小白龙齐唰唰地被斩为三段，落在了兴化陈堡镇唐庄村境内，化为一条形似龙状的土埂。至今，人们都将这一处地方叫作龙

埂，并且还有南埂、中埂和北埂之分，统称龙埂湾。

鲤鱼姑娘被吕洞宾救下后，婉拒了吕洞宾带她同赴蓬莱登仙的美意，悄悄回到花鱼塘静心修炼，继续庇护一方百姓，将神奇的花鱼塘呵护得更加璀璨夺目。

至于那只河蚌精，在暗中早就看见吕洞宾驾云到此，心想大事不妙，趁着小白龙和鲤鱼姑娘打斗的空当，悄悄潜入水中，从花鱼塘慢慢爬入鲁汀河，然后一路向北，进入盐邵河后，拐了个弯往东海逃窜。所经过的地方，留下一条东西流向的河，所以盐邵河向东流入东海的支流，至今仍叫蚌蜒河。

至于花庄村呢，因为吕洞宾化身过叫花子，朱元璋也当过叫花子，他们都到过这里，人们便将这里称为花子庄，久而久之，成了现在的花庄，也叫花家庄，它的本名鲁陵乡倒很少有人知道了。但是，花庄历史上没有一户姓花的倒是事实，反而姓朱的很多，姓胡的也很多，据说都是朱元璋及其大臣的后代。